

444 19 AUG 1935

# 獨立評論

第一六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編輯後記

政治問題的討論

南遊雜憶（四）廣西的印象

一夕雜感

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

當前的三個問題



君衡 君達 傅孟真 胡適 碩人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	知行書社	代
保定	大華書局	知行書社	代
石家莊	大華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天津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濟南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青島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徐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開封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鄭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西安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蘭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成都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重慶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貴陽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昆明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梧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柳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桂林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衡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長沙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南昌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九江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漢口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沙市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宜昌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重慶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成都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昆明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貴陽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蘭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西安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鄭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開封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徐州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濟南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青島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天津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北平	廣安書局	知行書社	代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慈慈門後平北：址社  
五六〇一局東：話電

## 當前的三個問題

二  
君 衡

自從六中全會定期開會的消息公佈後，留心國是的人士已開始注意於六中全會如何改革政制的問題。第一六二號獨立評論所載錢端升與陳之邁兩先生的論文，對於此重大問題曾提出幾點具體的建議。我對於兩先生的意見大體上極表同意，不過覺得其中尚有可以補充之處。現在簡單地把個人所見寫出，請錢陳兩先生及讀者指教。

當前的政治問題雖然甚多，然有三個問題似乎是其中牽掣大者。第一，黨禁開放與否問題。第二，黨政間關係問題。第三，領袖問題。自嚴重的國難屢次襲擊中國以來國內一部分人士（似係極小部分）感覺以黨治國的成績不佳，頗主張開放黨禁以冀打開一集合全國力量的新局面。黨禁之不宜在目前情形之下開放，陳之邁先生已明白指出。我以為三民主義所揭櫫的政治目的無人加以否認。現在國人所考慮的不是政治之目的而是政績之優劣和政策之利害。開放黨禁不特無需，亦且有害。但是黨禁雖不必開，言禁却不可不開。『防民之口』的危險及不當，已經為人所公認，不必在此贅述。何況封鎖言論的政策執行如不

得當，徒自增加沉悶的空氣，減少愛護政府的同情，絲毫無補於實際。近年來各報紙所受不合理檢察手續的苦痛，局中人類能道之。言論統制雖為黨治中應有之義，然與其施禁止發表的鉗口政策，不如與國人以發表意見，刊載消息的充分機會而使發言人擔負其言論之責任。一切言論凡不反對三民主義，一切新聞凡無關國防秘密者皆不加以干涉。以上所述，本係『老生常談』。然一讀最近完成的出版法條文，便感覺此常談之仍有意義。

關於黨政的關係一問題，我以為二者之間應當劃清界限，方能改善目前許多的缺點。錢端升先生指出中政會不健全的四大原因，而建議一個改善的方案。他以為中政會應當減少人數並且會中委員絕對不兼任何官職。錢先生的意見無疑地是十分正確。我以為不妨更進一步就原則上劃分黨政的範圍。孫中山先生區分政權與治權，前者屬於人民，後者掌諸政府。照理論上說，在訓政的時期，屬於人民的政權係由國民黨行使。中政會既為黨的直接機關，不應參預治權的行使。中政會議條例中雖有『不直接發布命

令及處理政務』的規定，但同時又規定中政會之決議交由國民政府執行。在形式上中政會固近乎太上政府，在事實上因組織之不善而成爲行政上之一種障礙。補救之道不妨取消此機關，或者改組爲中執會之一特殊委員會，與國民政府不發生直接隸屬的關係。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政權由中執會直接行使，治權由國民政府全權運用。如此則黨政之間界限清楚。政府根據三民主義的精神，斟酌事實上的需要以劃定政策，執行政務。中執會於固定期間聽取政府之報告，判斷其功過而決定政府之繼任或改組。如此辦法不但與孫先生區分政權治權的原則相合，而且可以免去許多行政上的糾紛及障隘。（歷來國民黨員都集中注意於中央或地方政治。政治雖極重要，其實此外尚有許多重要的工作可做。例如連年水災，國人苦於缺乏有組織之救濟工作。各級黨部不妨利用其全國一致之組織以爲救濟的基本力量。聽說德國社黨人頗努力於失業工人之救濟，不但效力於國家，亦可博得民衆之同情，以鞏固黨的力量。）至於政府組織之本身，似乎沒有改變的必要。政府人選的決定，則有一個尚待考慮的問題。在黨治繼續存在的期間，政府人員自然應有黨籍。不過在黨的內部不統一之情形下，人選問題頗非易決。以往黨內重要分子因未得滿意

的地位而消極或不合作者，固已有人。同時當局因想調和黨內感情，遷就事實，以有可爲的位置，給與不必有爲的人員，亦時有其例。結果感情未必融洽，政府卻受人才不齊的影響。此種局面似應設法補救。

錢先生主張以一個領袖爲中心而團結，陳先生主張『黨內的民主政治』，二者都可以認爲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前者的主張近乎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後者的主張雖依舊堅持黨外無黨，却容許黨內有派。我以爲黨內有派的主張，似有從長考慮之必要。我們如要知道黨內是否可以有派，先要確認派的根據是什麼。現在黨內之『派』並非根據不同的政見，而係根據情感與人事。因此讓各派『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出來，大家公開的在中執全會面前去競爭』的辦法或者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競爭勝利者未必能執行所提出的策略，失敗者勢必照舊搗亂。精誠團結的夢想仍難實現。我以爲黨的病源不在缺乏民治而在缺乏紀律。祇需略一參考英美議會制中或意俄獨裁制度中政黨的經驗，便可瞭然此語不是毫無理由。整頓黨務的途徑，似應於逐漸實現嚴密的紀律，培養中樞之威信二事上求之。黨員中如有言行錯誤或不從命令者應嚴格懲戒，不可如以往之多所寬假。黨內的民主政治大體上可

於推舉代表，選任委員時表現。同時凡服從中央，擁護既定政策的黨員，無論已往的言行如何，都應當給予合作的機會。但合作的根據是政策而不是人情。犧牲黨的紀律和政治的效率以博得形式上的團結是極不合算的辦法。黨內有了紀律，產生政府自然不至於如目前之艱難。不死不活局面的養成，一半由於黨內各派的不易應付。陳先生的主張確已認清病源，但恐未必藥到病除。黨內有派的結果，也許在三民主義範圍以內重演民初的怪劇。

領袖的問題，係由錢先生提出。在黨治的大前提下，最高領袖（實際上能領袖羣倫的人物，形式上是否最高無關重要）的需要誠然無可否認，意德俄三國的情形可以證明此點。就議會國家中有組織的政黨亦莫不各有一有力的黨魁。不過領袖如何產生，却是問題。錢先生的意見偏重

於黨員及民衆的擁護。其實一個必需得人擁護纔成領袖的人，已經不够十足領袖的資格。一位真正的領袖祇需以人格，以魄力，以才智，以功績等實際的力量去領導人，久而久之，人衆自然誠服。換句話說，領袖產生的方式是領袖在先，擁護在後。蔣介石先生這幾年來的成績，除別有用心少數人以外，沒有不承認的。蔣先生是否成爲最高領袖，我以爲是事實問題，無待討論。

總括起來，我的意見如下：

- (一) 不必開黨禁，必須開言禁。
- (二) 黨政之間應劃清界限，中政會可以取消或改變地位。
- (三) 領導全國的領袖確爲當今的需要。領袖的人選祇能決於事實的演進，無貴乎形式上的推戴。

## 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

君 達

現在真是中國的生死關頭，全國的人都應努力奮鬥，做出幾件重要的事來，振起全世界的觀聽，從將死的途中保全生命。

這個責任當然中央政府的是第一重大。現在行政院長

兼外交部長汪先生辭職了，正應趁此機會將行政院澈底改組，任命熱心愛國能切實負責的人來共同組織。政府當局有時上台，有時下台，這本是各國通例，不足爲奇，但中國政府現確需要一番澈底整頓，這是全國大多數人所同

承認的，所以萬不可苟延殘喘，以傷國脈。不但是人的問題，尤其要研究如何用錢。中央支出總數全年在九萬萬元以上，爲數可謂極大，但在此數中用於建築鐵路開通公路創辦工廠等真正建設事業的究有幾何？其實一元錢都沒有，因爲偶有若干事業，所需款項還都是臨時籌措（例如發公債招商股之類），而並不是動用經常費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根本覺悟，無論如何，總要省出一筆錢來做以上舉例的真正建設工作。因爲有了此種工作，方能提高中國經濟程度，方能使人民生活優裕，方能使全國人相信政府做事真以民生樂利爲目的。所需要的數目當然須有一個具體計畫作爲根據，但最簡易的說法，我們可以支出總數作爲標準，在此數中抽出十分之一，即九千萬元，總不稱太多，但如果實行，各種事業便可大受其益了。

這筆款的用途：例如以三千萬元造鐵路在平地上約可造一千里，以三千萬元做水利工程可以得到很大結果，而且每年可免數萬萬元的水災的損失，更以三千萬元分辦好幾個重要工廠也可得到許多製品的供給，而且養活許多做工的窮苦同胞。這種事都是中國可以自由進行，並無他種勢力（除了我們自己的惰性！）可以阻當我們的。

但是責任不但是在中央，同時也在各省。各省有何意見不妨向中央直說，但中央的命令各省必須服從。近來在外國似乎有一種討論，要知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還是聯省自治的一個假集合體。其實後面這個名詞還是他們特別客氣的說法。他們的證據豈不是在南方的某省與某省如何完全獨立，北方的某省與某省如何暗中獨立，因此便以爲最好是明目張膽的實行瓜分，倒是名符其實。在我們中國人當然決不應如此看法。我們有公共的文化，公共的歷史，公共的利益，我們這省與彼省之間決沒有絲毫分別。而且省的界線都是極不自然的，例如河南河北二省的界線紛紜錯雜絕沒有任何理由，廣西與貴州雲南的界線也是一樣的隨便畫分，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我們如何能以此爲界自分畛域呢？尤其在目前形勢之下，我們合則共存，分則滅亡，毫無疑問，我們更應該努力統一。在這個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統一的呼聲之下，稍有破壞便是背國。因此廣東廣西二省政府應該速來一個明白宣言完全擁護中央毫無二意，所謂華北五省的當局人都應該切實宣示一切惟中央之命是從。即使目前在野而很有人想從中利用的要人例如吳佩孚孫傳芳諸位先生，愛國心長不下我輩，也何妨明白宣布擁護統一誓死無他。這幾句話，在他們都很容易說的，

但所得救國的力量便勝過數萬名的大兵，他們又何所畏而不發呢？

再說多數人的責任，中國應否繼續黨治，這是許多人不敢說而又極想說的問題。我不是任何黨員，但我極不贊成現在取消黨治。我以為黨仍應存在，但黨務工作却必須大大的改良。第一須抬高辦黨務人員的程度，程度不足的人切勿使任要事。第二須指定幾種有益民生的工作使黨員去做。照我的意見指出數例：（一）黨可下令每一黨員每年至少須在山坡種若干棵樹，（二）每一黨員須熟悉本地的民生問題，例如在涇陽的須知涇惠渠是怎樣回事，（三）在相當地方的黨部須作幾件有益人民的事，例如在內地開醫院，為災民籌製種等類。這樣做法方可使人民知黨的可愛，如此黨方有力量，亦可使政府增加力量。這件事外看

## 一夕雜感

現在中國的禍害又多又大，真個不得了到極度。外患之迫切，經濟之崩潰，匪共之熾，天災之大，仿佛老天有意要一舉而滅這個「文明古國」樣的。這樣情景，誠然不得了，然這些事都是今日之魔鏡，不是自內部組織出來的。

似小，其實是於中國存亡極有關係的。

當然責任也並不限於黨員，一切國民同樣有責的。為表示這箇責任心起見，我願提議，請全國拿政府款項作薪水的人自動聲明在全年薪水中捐出一個月來，大宗集合，供輔助建設事業的用途。假定全國薪水總數為六萬萬元（其寬還多），十二分之一即得五千萬元，這也是很可觀的一個數目。我們一年中省出十二分之一的支出不為甚難，但這個表示却是有聲有色，力足以使官吏不敢為非，使世界各國知中國尚有人心！

以上幾種方法都是並不甚難，但實行起來一定有很大効力，而且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從速實行，方可使他們的效力格外擴大。有志者盍興乎來！

報 章 冷 笑 亭

## 傅孟真

毛病。設若政治力強固，人衆有向心力，還不失於有為。縱使奮鬥終歸無成，到底還可以奮鬥一下子。無奈危害愈大，而內部愈散，這真不像事了。

今天不談這些處境上的大患，只談內身的幾件大患。

第一件是政府機能之由散到更散，由弱到更弱。記得幾年前汪精衛先生初負行政責任時，實「奉命於危難之際」，一部分國人很熱心的期望他，他的初步設施也頗引起一部分無派別者，或不以派別為見識者之同情。當時不算不是稍有朝氣的政府。雖派滬退兵，和約簽定，國人很少責備他，很多諒解他，因為那不是無步驟的總退却。前年春天再起之後，外交上的成績固已天下共見，而政府情形，似乎使人或者覺得敷衍到所以然。誠然，政府的領袖不是全能，而在複雜的中國，尤不可苛於責人。然而確有好事，似乎不在政府的能力之外者，姑舉幾例。其一曰失人。即以外交官一項論，近年來所進退，為國人稱道者，有郭泰祺之使英，張乃燕之罷任兩件事。此外則我們看報與風聞，每有笑話，甚至自稱公使的領事，館員索薪的妙聞，都不見有何處置。而駐德劉使之免任，聞其事者，每每廢然長思。聚積好些這一類的事，使人不免覺得：仕而不優，則大使公使，學而不優，則領事參事。此雖絕不能說是全部的公例，然而果無此等的實例嗎？試問如此情景，外交之效能，能得幾何？夫軍事已自墮長城，外交又將盡廢亭障乎？其二曰廢官。即就北平政務會委員長說，其職守，當北方內政外交之大任，偏偏此時北方如此緊急，

總不能算是閒曹罷？又該委員長黃郛氏，兼有內政部長之任，這一部也不能算是駢枝機關罷？然而他總是在山上以「養病」聞於世。設若政府承認他是真病，不能從公，應該立即免其本職兼職，另派人以重官守。設若覺得這些官職都可空懸，即當裁撤此項官職，以節國用。設若不承認他的病狀，應該促其即日就職。照目前的狀態，北平保持着一個會，南京推薦着一個部，雖晉朝清談時代，無如此之放逸！現在全世界，都無這個榜樣，這榜樣我不知道是能增加鄰國的敬重呢？或者發揚國人的志氣呢？此外如官職之不當冗濫，用錢之必生全分效力，有公心的政府，振作的政府，雖在危亂的時候，也能辦到的。只要不推諉責任，克服自我的觀點，門戶的立場，便可大有為。政府不走上這一路，自然上上下下，一天比一天更無精打采的。國家局面已如此，勢不容許我們無精打采多時了。假如有一個評論者，說我們此時的政務情形，叫做百官具備，一事無功，我們能說他全不對嗎？凡此等等，振作改善，似乎頗多在政府機能之中，大可當仁不讓，汪院長之為愛國者，之為君子的政治家，世人皆知，想休養之後，必有一番大振作，一復數年前初任艱難時的朝氣，更擴而充之，一改變兩年來國事內外沒落之頹氣，以慰國民之不坐待亡



國者。事固不由一人者，然非盡不由一人也。

第二件是無止境的退讓。四年中，外交上之退步，敵上三十年，而數倍之不止，這兩個月，又敵過最近四年。這樣的加速度進行，深恐國家無如許多土地與主權供退讓之用。前兩期大公報上的星期評論中，丁文江胡適之兩先生說完一段蘇俄教訓，我們借鑑於那一段故事，當知我們為國家之亡，總要有不可退讓的防線。這防線在中國，當然不是靈貴希馬拉耶山，也不能是長江，因為就經濟及天然論，華北乃是我們的烏拉山裏海。况且列寧雖下那樣的大決心，還是無濟於事，蘇聯政權之延緒與安定，是靠後來四方面對各地偽政權，對波蘭，對協約國，戰鬥出來的。然則列寧此舉，與其謂為可法，毋寧謂為可鑑。這一段故事，乃鄭重的指示我們，雖滿心和平，行事極端退讓，終有逼到牆腳上的可能。到那時候，拱手送頭顱嗎？且中國之被侵略，以百年之習慣論，不僅割地而已，尤在不割地而奪主權。在這一點，與蘇俄創業時的情形大不相同。我們總不能和平退讓到把中國變成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保護國！不幸得很，似乎我們的當國者，並沒有想好那些可讓，那些不可讓。一旦張皇起來，幾乎充分表顯給對方看，我們是無不可讓的！且有些四邊跑的人，或者還

要走到頭裏，希意承旨，以致弄出節外文章！本來國家大事，靠見識勇敢與決斷，不是靠些通來通去的走徒。處置得宜，靠預先計算好，不能專用臨時窮對付方法。中國的情形，內外兼迫，本不堪和平。對政府的不智道責備，本不應該。然鬼混的生活，無可無不可的立場，是滅亡中國的捷徑。國民黨如不願失其四十年的革命立場，應該嚴定不可再讓的界線以對國家，而廓清一切不負責任的「消息靈通」者以對國民。

第三件我要說的大禍害是，走了幾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敗論是非，乃慕東隣，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復古。記得袁世凱將竊國時，一些御用議員及進步黨大衆，要把「憲法」中弄上個「中華民國以孔子之道為立國修身大本」。當時國民黨對此事斷然排擊，以為既不合民國之國體，又妨礙信教之自由。不意國民黨執政數年之後，忽然尊起孔來了。同時又聽說一種議論，以為東隣既祀聖，中國不可不尊孔，這真荒謬絕倫之談！設若我們另有一個強隣。為我們提倡迷信，推行毒品，難道我們政府也必須照樣炮製，以博愚民之同情，以取黑籍之贊助？行一事要靠自己的見識，決不靠模仿別人的。祀孔不祀孔，另是一回事，學人家却是最無聊的。三十年中，中國因



動蕩，乃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建業，這一條路並未嘗走錯，且是歷來環境所促成唯一可走之路。今日之貧弱，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後已。若看到東鄰之一時富強，轉而有心的或無形的迴想到「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段文章上去，也是一種淺見。

歷史形勢之進展，本無所謂是非；只有可能與不可能之問題，適宜與不適宜之問題。中國與日本雖同居東亞，歷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這是世人共知的。到百年前，歐美人叩關時，兩國雖在同一文化系中，即日本在中國之文化系中，內國的組織却完全不一樣。日本當時可以「倒藩尊王」，中國當時却坐着一個「客帝」。日本始自封建狀態中演化出來，易於組織，中國早以二千年之帝制而成「官國」。日本憑藉其島國之穩固，中國未嘗忘其爲文化之天朝，因此之故，其不能對歐洲文化同時作同樣的反應，本是當然的，即使作同樣的反應，也決不能出同樣的效果，又是必然的。清末，中國盛行一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談。以「客帝」之故，此體不能自固，以科舉之積習，此用不能自用，結果是：「以中華之無質，飾西士之虛文

（用我一位朋友的話）。無論中學西學都變成科舉八股。思想之淺闇者，見到中國之體非再造不可，不然，不能用西學之用，乃有累次的政治革命，一步跟一步的思想改革。這誠然增加一時的糾紛，或者坐失趕先的地步，然而算起長久賬來，只有如此才可以接受世界的共有的人文，才可以洗刷清古世中世的劣跡，建造一個泱泱大國風，與全世界爲徒。況且今天我們吃虧，還不是由於鄰人能學來西洋文明之用，即工業與戰術，故我們招架不住。若果鄰人沒有這些，縱有接觸，還不是重演一回萬歷故事？「東亞文化大本」是不足以打倒我們的。如果東亞無文化則已，要有，也就是我們的。在這些地方，要分辨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何者爲必不能，何者爲應然。

若以一時的興旺爲合於大道，也是一種成敗論人的誤謬。所謂「東亞」者，當有頓起之雄風，每爲觀國者發見其民族的優點。秦之起，蒙古之起，風頭比今天所見者更大。孫卿子觀風於秦，稱其民而譽其政，以爲古之人，無末世朋黨比周，私而忘公之習。黑韃事略之序蒙古，稱其各種良樸之俗強國之政。六國人看秦，宋人看蒙古，強弱異形之處本來顯然。經幾陣上上下下，長存者還是我們這龐大的民族。在這一點上我們固不能從耶穌經上所說「只

有弱者才能承有這個世界」，却也不能作一定義，以為惟有一時最強者能存在。因為天然淘汰之結果，只是適者生存，適者固多不是弱者亦並不一定是強者。古往今來，大抵能寬容多彈性者長存。興之暴者，每每曇花一現而已。再以西洋近事說，普魯士統一北德意志諸邦之後，其突進之形勢，國民動勇之表現，科學之進步，真比現在崛起者還了不得，只緣他要「超於一切」，而不樂與世界上人共作

天民，使他的大帝國不在了。凡是一種力小謀大，想入非非之民族，未有不遭墮落者。

我說這些話，不是主張我們要照舊渾沌着過日子，我們本是應該知道別人的長處，並學人的長處的。我是主張，別人的一朝之功，不足以搖動我們四十年革命的自信心，不足以擔保將來之永遠成功，尤不足以使我們心悅誠服而投降。

（八月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南遊雜憶

(四) (續第一四五號)

胡適

### (四)廣西的印象

這一年中，遊歷廣西的人發表的記載和言論都很多，都很贊美廣西的建設成績。例如美國傳教家艾迪博士 (Sher wood Eddy) 用英文發表短文說，「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以稱為近乎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的眼光的中國人，必然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這是很傾倒的贊語。艾迪是一個見聞頗廣的人，他雖是傳教家，卻能欣賞蘇俄的建設成績，可見他的公道。他說話也很不客氣，他在廣州作公開講演，就很明白的贊美廣西，而大

我在廣西住了近兩星期，時間不算短了，只可惜廣西的朋友要我繳納特別加重的「買路錢」，——講演的時間太多，觀察的時間就少了，所以我的記載是簡單的，我的印象也是浮泛的。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廣州城裏所見的讀經，祀孔，祀關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氣，在廣西境內全沒有了。當西南政務會議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寧時，白健生先生笑對他的同僚說：「我們的孔廟早已移作別用了，我們要祀孔，還得造個新孔廟！」

廣西社會的進步。所以也對於廣西的贊語是很誠心的。

廣西全省的廟宇都移作別用了，神像大都打毀了。白健生先生有一天談起他在桂林（舊省會）打毀城隍廟的故事，值得記在這裏。桂林的城隍廟是最得人民崇信的。白健生先生毀廟的令下來之後，地方人民開會推舉了許多紳士去求白先生的老太太，請她勸阻她的兒子；他們說：「桂林城隍廟最有靈應，若被毀了，地方人民必蒙其禍殃。」白老太太對她兒子說了，白先生出來對各位紳士說：「你們不要怕，人民也不用害怕。我可以出一張告示貼在城隍廟牆上，聲明如有災殃完全由我白崇禧一人承當，與人民無干。你們可以放心了嗎？」紳士們滿意了。告示貼出去了，毀廟要執行了。奉令的營長派一個連長去執行，連長叫排長去執行，排長不敢再往下推了，只好到廟裏去燒香禱告，說明這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禱告已畢，才敢動手打毀神像！省城隍廟尚且不免打毀，其餘的廟宇更不能免了。

我們在廣西各地旅行，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人燒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較普遍，神權的迷信當然不佔重要地位了。廟宇裏既沒有神像，燒香的風氣當然不能發達了。

在這個破除神權迷信的風氣裏，只有一個人享受一點

特殊的優容。那個人就是總部參軍李雨農先生。季先生是

合肥人，能打拳，為人豪爽任俠；當民國十六年，張宗昌部下的兵攻合肥，他用鄉兵守禦縣城甚久。李德鄰先生帶兵去解了合肥之圍，他很賞識這個怪人，就要他跟他去革命。季先生是有田地的富人，感于義氣，就跟李德鄰先生走了。後來李德鄰白健生兩先生都很得他的力，所以他在廣西很受敬禮。這位季參軍頗敬禮神佛，他無事時愛遊山水，凡有好山水巖洞之處，若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錢僱人修路造橋。武鳴附近的起鳳山亭屋就是他修復的。因為他信神佛，他每每在這種舊有神祠的地方，叫人塑幾個小小的神佛像，大都不過一尺來高的土偶，粗劣的好笑。他和我們去遊覽，每到一處有神像之處，他總立正鞠躬，同行的人笑着對我們說：「這都是季參軍的菩薩！」聽說柳州立魚山上的小佛像也是季參軍保護的菩薩。廣西的神權是打倒的了，只有這一位安徽人保護之下，還留下了幾十個小小的神像。

✪ ✪ ✪ ✪ ✪

廣西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一進了廣西境內，到處都是所謂「灰布化」。學校的學生，教職員，校長；文武官吏，兵士，民團，都穿灰布的制服，或灰布的

帽子，穿有鈕扣的黑布鞋子。這種灰布是本省出的，每套制服連帽子不過四元多錢。一年四季多可以穿，天氣冷時裏面可加襯衣；更冷時可以穿灰布綿大衣。上至省主席總司令，下至中學生和普通兵士，一律都穿灰布制服，不同的只在軍人綁腿，而文人不綁腿。這種制服的推行，可以省去服裝上的絕大糜費。廣西人的鞋子，尤可供全國的效法。中國鞋子的最大缺點在於鞋身太淺，又無鈕扣，所以鞋子稍舊了，就太寬了，後跟收不緊，就不起步了。廣西布鞋學女鞋的辦法，加一條扣帶，扣在一邊，所以鞋子無論新舊，都最便于跑路爬山。

廣西全省的對外貿易也有很大的入超。提倡儉樸，提倡用土貨，都是挽救入超的最有效方法。在衣服方面，全省的灰布化可以抵制多少洋布與呢綢的輸入！在飲食嗜好方面，洋貨用的也很少。吸紙烟的人很少，吸的也都是低價的烟捲，最高貴的是美麗牌。喝酒的也似乎不多，喝的多是本省土酒。有一天晚上，邕寧各學術團體請我們吃西餐，——我在廣西十四天，只有此一次吃西餐，——我看見侍者把啤酒斟在小葡萄酒杯裏，席上三四十人，一瓶啤酒還倒不完，因為啤酒有汽，是斟不滿杯的。終席只有一大瓶啤酒就可斟兩三巡了。我心裏暗笑廣西人不懂怎樣

喝啤酒。後來我偶然問得上海啤酒在邕寧要賣一塊六角錢一瓶！我才明白這樣珍貴的酒當然應該用小酒杯斟的了。我們在廣西旅行，使我們更明白：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積極救國的大事，不是細小的消極行爲。

廣西是一個貧窮的省分；不容易担负負新的建設。所以主持建設的領袖更應該注意到人民的經濟負担的能力。即如教育，豈不是好事？但辦教育的人和視學的人眼光一錯，動機一錯，注重之點若在堂皇的校舍，冬夏的操衣等等，那樣的教育在內地就都可以害人擾民了。我們在邕寧武鳴各地的鄉間看見小學堂的學生差不多全是穿着極破爛的衣袴，腳下多是赤腳，偶有穿鞋的，也是穿破爛的鞋子。固然廣西的冬天不大冷，所以無窗戶可遮風的破廟，也不妨用作校舍，赤腳更是平常的事。然而我們在邕寧的時候，稍有陰雨，也就使人覺得很寒冷。（此地有一四時常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古語。）鄉間小學生的襪履赤腳，正可以表示廣西辦學的人的儉樸風氣。我在邕寧鄉間看的那個小學還是「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的一個附屬小學哩。廣西教育廳長雷沛鴻先生正在進行全省普及教育的計畫，請了幾位專家在這研究院裡研究實行的步驟和國民基礎教育的內容。他們的計畫大旨是要做到全省每村

至少有一個國民基礎學校，要使八歲到十二歲的兒童都能受兩年的基礎教育。我看了那些破衣赤腳的小學生，很相信廣西的普及教育是容易成功的。這樣的學堂是廣西人民負擔得起的，這樣的學生是能回到農村生活裏去的。

★ ★ ★

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廣西全省現在只有十七團兵，連兵官共有二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們作長途旅行，半夜後在最荒涼的江岸邊泊船，打起火把來遊巖洞，驚起茅蓬裏的貧民，但船家和客人都不感覺一毫危險。汽車路上，有山坡之處，往往可見一個灰布少年，拿着鎗桿，站在山上守衛。這不是軍士，只是民團的團員在那兒担任守衛的義務。

廣西本來頗多匪禍，全省巖洞最多，最容易窩藏盜匪。有人對我說，廣西人從前種田的要背着鎗下田，牧牛的要背着鎗趕牛。近年盜匪肅清，大原因在於政治清明，縣長不敢不認真作事，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實行，清鄉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較優秀分子又往往受過軍事的訓練，政府把舊式鎗械發給民團，人民有了組織，又有武器，所以有自衛的能力。廣西諸領袖常

說他們的「三自政策」——自衛，自給，自治。現在至少可以說是已做到了人民自衛的一層。我們所見的廣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築在人民的自衛力之上的。

冷 冷 冷

在這裏，我可以連帶提到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那就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個名詞，不是譏諷廣西，實是頌揚廣西。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曾說，「學西洋的文明不難，最難學的是西洋的野蠻。」他的意思是說，學西洋文化不難，學西洋的武化最難。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足夠使我們學會西洋的文明。但我們的傳統的舊習慣，舊禮教，都使我們不能在短時期內學會西洋人的尚武風氣。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個個國家都認識他們的武力的優越，然而那無數國家之中，只有一個日本學會了西洋的武化，其餘的國家——從紅海到太平洋——沒有一個學會了這個最令人讚美而又最不易學的方面。然而學不會西洋武化的國家，也決沒有工夫來好好的學習西洋的文化，因為他們沒有自衛力，所以時時在救亡圖存的危機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中國想學人家的武化（強兵），如今已不止六十年了，始終沒有學到家。這是很容易解釋的。中國本是一個受

八股文人統治的國家，根本就有賤視武化的風氣，所以當日倡辦武備學堂和軍官學校的大臣，決不肯把他們自己的子弟送進去學武備。日本所以容易學會西洋的武化，正因為武士在封建的日本原是地位最高的一個階級。在中國，儘管有歌頌綠林好漢的小說，當兵却是社會最賤視的職業，比做綠林強盜還低一級！在這種心理沒有轉變過來的時候，武化是學不會的。

在最近十年中，這種心理才有點轉變了。轉變的原因是頗複雜的：第一是新式教育漸漸收效了，「壯健」漸漸成爲人們羨慕的對象了，運動場上的好漢也漸漸被社會崇拜了。第二是辛亥革命以來中央與各省的政權往往落在軍人手里，軍人的地位抬高了。第三是民十四五年之間，革命軍隊有了主義的宣傳，多有青年學生的熱心參加，使青年人對於「革命軍人」發生信仰與崇拜。第四是最近四年的國難，尤其是淞滬之戰與長城之戰，使青年人都感覺武裝捍衛國家是一種最光榮的事業。——這裏最後的兩個原因，是上文所說的心理轉變的最重要原因。軍人的可羨慕，不在乎他們的地位之高或威權之大，而在乎他們的能爲國家出死力，爲主義出死力。這才是心理轉變的真正起點。

可惜這種心理轉變來的太緩，太晚，所以我們至今還

不會做到武化，還不會做到民族國家的自衛力量。但在全國各省之中，廣西一省似乎是個例外。我們在廣西旅行，不能不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這不僅僅是全省灰布制服給我們的印象，也不僅僅是民團制度給我們的印象。我想這裏的原因，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人爲的。一是因爲廣西民族中有苗，僮，瑣，獠，獯，獯（今日官書均改寫「徭」，童，同，令，果果」）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而受漢族柔弱文化的惡影響較少。（廣西沒有鄒魯校長和古直主任，所以我這句話是不會引起廣西朋友的誤會的。）一是因爲太平天國軍的威風至今還存留在廣西人的傳說裏。一是因爲廣西在近世史上頗有受民衆崇拜的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之流，而沒有特別出色的文人，所以民間還不會有重文輕武的風氣。一是因爲在最近的革命戰史上，廣西的軍隊和他們的領袖曾立大功，得大名，這種榮譽至今還存在民間。一是因爲最近十年中，全省雖然屢次經過大亂，收拾整頓的工作都是幾個很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是很受崇敬的。——因爲這種原因，廣西的武化，似乎比別省特別容易收效。我到邕寧的時候，還在「新年」時期，白健生先生邀我到公共體育

場去看「舞獅子」的競賽，獅子有九隊，都是本地公務人員和商人組織的。舞獅子之外，還有各種武術比賽，參加的有不少的女學生，有打拳的，有舞刀的。利用「過年」來提倡尚武的精神，也是廣西武化的一種表示。至於民團訓練的成績是大家知道的。去年蕭克西竄，廣西派出剿辦

的軍隊只有六團是省軍，其餘都是民團，結果是把蕭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竄，廣西派出的省軍作戰的只有十一團，民團加入的有十五個聯隊，共約二萬人，

結果是朱毛大敗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虜的七千多。廣西

學校裏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成績也比別省好。在學校裏，不但學生要受軍訓，校長教職員也要受軍訓，所以學校裏的「大隊長」的地位與權力往往比校長高的多。

中央頒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實行，廣西却已在實行了；去冬剿共之後，軍隊需要補充，省府實行徵兵八千名，居然如期滿額。若在江南各省，能做到這樣的成績嗎？廣西

徵兵之法是預先在各地宣傳國民服兵役的重要和光榮；由政府派定各區應抽出的壯丁的比例，例如某村有壯丁百人，應徵二十分之一，村長（即小學校長，即後備隊長）

即召集這一百壯丁，問誰願應徵；若願去者滿五人，即已足額；若不足五人，即用抽籤法決定誰先去應徵。這次徵

來的新兵，我們在桂林遇見一些，都是很活潑高興的少年，有進過中學一兩年的，有高小畢業的。在那獨秀峯最高亭子上的晚照裏，我們看那些活潑可愛的灰布青年在那兒自由眺望，自由談論，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

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廣西給我的印象，大致是很好的。但是廣西也有一些可以使我們代為焦慮的地方。

第一，財政的困難是很明顯的。廣西是個地瘠民貧的地方，担負那種種急進的新建設，是很吃力的。據第一回廣西年鑑的報告，二十二年度的全省總收入五千萬之中，百分之三十五有零是「禁煙罰金」，這是烟土過境的稅收。這種收入是不可靠的；將來貴州或不種烟了，或出塊改道了，都可以大影響到廣西省庫的收入。同年度總支出五千二百萬元之中，百分之四十是軍務費，這在一個貧瘠的省分也是很可驚的數字。萬一收入驟減了，這樣鉅大的軍務費是不是能跟着大減呢？還是裁減建設經費呢？還是增加人民負擔呢？

第二，歷史的關係使廣西處於一個頗為難的政治局勢，成爲所謂「西南」的一部分。這個政治局勢，無論對內



對外都是很爲難的。我們深信李德鄰白健生諸先生的國家思想是很可以依賴的，他們也曾鄭重宣言他們絕無用武力向省外發展的思想。白先生曾對我說：「當我們打散蕭克軍隊之後，貴州人要求我們的軍隊駐扎貴州，我們還不肯留。我們決不會打別省的主意。」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但我們總覺得兩廣現在所處的局勢，實在不能適應現時中國的國難局面。現在國人要求的是統一，而敵人所渴望的是我們的分裂。凡不能實心助成國家的統一的，總不免有爲敵人所快意的嫌疑。況且這個獨立的形勢，使兩廣時時感覺有對內自保的必要，因此軍備就不能減縮，而軍費就不能不擴張。這種事實，既非國家之福，又豈是兩廣自身之福嗎？

第三，我們深信，凡有爲的政治，——所謂建設——全靠得人與否。建設必須有專家的計畫，與專家的執行。計畫不得當，則傷財勞民而無所成。執行不得當，則雖有良法美意，終歸於失敗。廣西的幾位領袖的道德，操守，勤勞，都是我們絕對信任的。但我們觀察廣西的各種新建設，不能不感覺這裏還缺乏一個專家的「智囊團」做設計的參謀本部；更缺乏無數多方面的科學人才做實行計畫的工作人員。最有希望的事業似乎是獸醫事業，這是因爲

主持的美國羅鐸(Dotter)先生是一位在菲律賓創辦獸醫事業多年並且有大成效的專家。我們看他帶來的幾位菲律賓專家助手，或在試種畜牧的草料，或在試驗畜種，或在幫助訓練工作人員，我們應該可以明白一種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是需要大隊專家的合作的，是需要精密的設備的，是需要長時期的研究與試驗的，是需要訓練多數的工作人員的。然而粵寧人士的議論已頗嫌羅鐸的工作用錢太多了，費時太久了，用外國人太多了，太專斷不受商量了。「求治太急」的毛病，在政治上固然應該避免，在科學工藝的建設上格外應該避免。我在粵寧的公務人員的講演會上，曾講一次「元祐黨人碑」，指出王荊公的有爲未必全是，而司馬溫公諸人的主張無爲未必全非。有爲政治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物質的條件，如交通等等；一是人才的條件，所謂人才，不僅是廉潔有操守的正人而已，還須要有權威的專家，能設計能執行的專家。這種條件若不具備，有爲的政治是往往有錯誤或失敗的危險的。

### (五)尾聲

一月二十六日早晨，胡佛總統船開了。我在船上無事，讀了但瑟剛先生送我一冊專譯。船上遇着何克之先生

，下午我到他房裏去閒談，見他正在做黃花園選串的詩。我一時高興，就用我從粵謳裏學來的廣州話寫了一首詩。後來到了上海南京，我把這首詩寫出請幾位廣東朋友改正。改定本是這樣的：

黃花園

黃花園上自由神，

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話火把唔够亮，

睇佢嚇倒大將軍。

報 粵 學 查

## 政制問題的討論

碩 人

我題桂林良豐的「相思巖」山歌，已記在前函了。後來我的朋友壽生先生看見了這首山歌，他說它不合山歌的音節，不適宜於歌唱。他替我修改成這個樣子：

相思江上相思巖，

相思豆兒靠巖栽，

（他）三年結子不嫌晚，

（我）一夜相思也難挨。

壽生先生生長貴州，能唱山歌，這一隻我也聽他唱過，確是哀婉好聽。我謝謝他的好意。

二十四，八，十二。

我們認為在目前國家多難的當兒，只有在黨治的局面

下能尋求着較妥善的出路。近來討論政制的人們（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大體上都有這一個共同的出發點。但是我以為我們很難在黨治的局面下去培植或設置各種帶有民治色彩的制度，這非但是理論上的矛盾，事實上也無異是想在黨治之外求出路——積極地把問題愈加擴大，消極地使改革無從下手。陳之邁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一文

（獨立一六二號），便具有這種矛盾的嫌疑。

目前的黨治的精神是以中國國民黨來負全責治理國家，再明顯地說，中國現在是一個西洋人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陳先生以為「我們應該公開的承認目前國民黨內部紛歧的狀態」，要「令制度去適應這種狀態」，他便提出如下的政制改革方案：

承認國民黨裏的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

團，在孫中山先生遺教的大前提底下，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出來，大家公開的在中執全會前而去競爭，由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中執委會揀選一個集團來組織政府。……

我認為陳先生既主張「在黨義黨治根本法律原則下的改革」，在邏輯上他不應該再提出這麼一個與黨義精神背道而馳的方案來。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裏，我們不容許有其他政黨的存在，同時也不讓黨內有派別紛歧的狀態，既承認一黨專政，而又主張分成派別來更換政府，其為矛盾，殊難否認。陳先生很看重民主政治下的各種制度，但又知道中國尚未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於是便想把民主政治與一黨專政共冶於一爐，加以合理化，結果就是他所提出的畸形的政治制度。

負責的政府 (Responsible Government) 原是民主政治下的一種政府形式，我們普通稱它為責任內閣制。我們現在是以中國國民黨來治國的，雖然我們「政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治權機關各自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然而這只是黨內的組織系統問題，絕對不能與西洋「負責的政府」相混。陳先生素來以為中國的政制是很像責任內閣制的，這樣的比較危險殊大。廣義地說，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負

責的，即便是一黨專政的政府，它一定也向良心及道理負責。我們沒有一個狹義的或傳統所謂負責的政府，因為我們老百姓大部份都默認沒有政治的能力，所以便完全信託國民黨，讓它來治理國家；所謂治權機關各自對中執會負責，這僅是黨內的組織系統問題而已。固然，國民黨內現今是派別紛歧，但我們如果相信黨治下求出路是較妥善的途徑，那末我們至多只能認為那種現象是國民黨的病態；陳先生主張「承認國民黨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團」，這無異是破壞黨治；以幾個公開的集團來替代一個國民黨，結果一定是「重新開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我覺得中國目前的政制是很特殊的，硬把它與西洋的制度相比，非但無益，且有極大的危險的。況且我們的前提既是黨治，則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鞏固黨的組織與紀律，陳先生的分化國民黨的辦法，是與他的前提矛盾的，是因噎廢食，是想在黨治以外求出路。

我很贊同陳先生的出發點，因為他重視事實，思以制度去適應事實——這是我們從戰後新憲法的失敗結果所獲得來的教訓。可是錢端升先生在「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一文裏（見獨立一六二號），對於目前事實的觀察，比陳先生更為透澈；錢先生除看清國民黨組織不健全的一點外

，又「承認蔣介石先生是黨內最有實力的領袖」，於是錢先生的結論便與陳先生的大相逕庭，錢先生的主張很有商量的餘地，但我不願在此地有所討論。我深信制度與人，特別在目前的中國，有密切聯帶的關係。陳先生雖重視事實，却沒有把政府中的最高領袖加以注意；我們如果假定陳先生的分化國民黨的辦法一旦實現了，試問有這變一

位擁有實力的最高領袖在，陳先生的理想究竟能達到幾分呢？

我們的大前提是黨治的局面下去尋求較妥善的出路，我們不能否認，在此刻的中國，政制的討論應以人為中心，否則還免不了是紙上談兵。

二四，八，六。清華園，

## 編輯後記

適之

△「君衡」和「君達」都是獨立的讀者常見的筆名，不用介紹了。

△我的「南遊雜憶」，間斷了四個月，今回才得續完，懶惰之罪，是要請讀者寬恕的。

△「碩人」是清華大學一位學政治的學生。

卒 卒 卒 卒 卒

本前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三號	
要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三號	
刊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三號	
號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三號	
目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三號	
整頓內政的途徑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翁文灝	張熙若	政制改革的必要	陳之邁	政制改革的大路	胡適
自信力的根據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吳景超	衡哲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錢端升	開明運動與文化	鄭昕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一)高等教育到底不	衡哲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吳景超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	丁文江
合理到什麼程度？	張孟休			平綏路旅行小記	胡適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	丁文江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	朱懋炎			編輯後記	適之	頁及其教訓	胡適
和合併問題	編輯後記			適之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	少幹
	編輯後記					甚麼？	適之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新聞、專電、經濟、體育、園藝、外國通訊、分欄外，並有兒童、藝術、小說、詩歌、戲劇、音樂、體育、園藝、外國通訊、分欄等。每日發行量約十萬份，每份售價五分。本報地址：北平中法大藥房對面。電話：二八八五。

##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  
(國外)每月二元  
零售每份五分

## 第一卷 正半月 風月 第十六期

職業之趣味  
中國通貨膨脹問題  
中國政治以來各國不換紙幣之發行(完)  
近一年來列強對華之經濟與政治之關係  
蘇俄在遠東作戰之準備  
人口思想史(續)  
朱子論心  
先秦楊朱學派(續)

吳貫因  
李應兆  
余銘天  
荆玉珩  
高希休  
孫道昇  
莊子天下篇的作者問題(續)  
明蕪法源寺沿革考(續)  
中國婚姻問題與家庭的關係  
▲定閱全年四元 郵費四角八分 半年二元二角  
▲定閱半年二元二角 郵費四角八分  
總發行：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正風社  
電話：三二八八五

## 第一卷 半月評論 第十三期

兒童年開幕的感想  
民治黨治與法治  
一年來之審計  
識字運動與基本漢字  
捷克之希脫拉  
英國內閣改組及其遠東政策  
岳飛的思想  
上海各報地方通訊之存廢問題  
我要怎樣訓練自己?  
青年應養成良好的職業觀念  
失業與職業

持微木  
吳績  
彭芳  
柏河  
戴乃正  
董介  
朱司  
朱顯  
徐顯  
趙南  
金樹  
賈南

## 第二卷 經濟 第八期

本年上半年的貿易狀況及其前途  
漢口最近之金融恐慌及其對策  
中國之金融恐慌及其趨向  
由歷年中國之恐慌說到今年湖北的水災  
中國棉織業之新動向及其出路

王承志  
幼遠  
陳遠  
鮑春  
周春  
梁春  
余春  
醒軍

## 第七號 經濟 評論 錄目要重

中國建設生產  
鄉村調查(續完)  
最近國內外重要經濟統計表(九十餘種)

向金聲譯  
曹鍾瑜  
編輯部  
總發行：漢口金城里中國經濟評論社  
零售：漢口金城里中國經濟評論社